



元文類卷之十三

元

趙郡蘓天爵伯脩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許衡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申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



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  
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  
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  
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迺為恭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  
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  
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

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  
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  
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  
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  
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  
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  
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  
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  
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難一必求其所以一

未 聖山名西胡

元 卷 三 二



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晏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蚤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脩十六帝。一百七

十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秃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  
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  
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勢反之則必有變

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

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

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

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誼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

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

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

其勢亦然山水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

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

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

元文類卷十三



倉兩元利

何德堂

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  
 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  
 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為  
 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  
 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  
 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  
 大之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  
 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  
 益。稍為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  
 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  
 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  
 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法。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  
 櫛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  
 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  
 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  
 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



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  
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  
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久之賢否未能灼知其  
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  
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  
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  
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  
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  
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况

西湖本同此

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爲耶。古人謂爲山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  
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游優廊廟之  
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  
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  
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邪其  
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不能遽起古昔然已仕  
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  
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



元文類卷十三  
備德堂  
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  
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  
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敘用  
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  
于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  
凡要湏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衍之則  
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  
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  
臣之所能及也

爲君難三

踐言

得民心

防欺

任賢

去邪

順天道

去邪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  
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  
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  
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  
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  
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  
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  
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爲臣不



元文類 卷十三 修德堂  
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  
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欵陳於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  
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  
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  
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  
槩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  
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

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  
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  
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况天下之大兆  
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  
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  
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  
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  
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爲弊  
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



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事務若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

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



翠岩本數  
西湖本七

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摔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

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



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員外其文以書法謀其會以齊然其至

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

兩  
刻接待亭  
五易

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况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待之以貌接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



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  
姓雨之類  
 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  
 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  
 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  
 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  
 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

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

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

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

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不可者而姦邪

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

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

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

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

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



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才畋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

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卽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旣而實不能副遂怨



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若兩刻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



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垂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後兩字刻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

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不知生財之



元刻情誤情

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歛財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為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為公

下多富民皆知自愛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則令自行禁自止

擾害盡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也矣兩元刻自上都中

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

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慎徽五定民志 崇退讓 慎喜怒 守信

定民志

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為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



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崇耻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

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



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不信

班師議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

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



帝不與項羽校，夔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為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為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為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建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較，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為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符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文武高光，魏孝、漢武

彼單名本  
也則誤持  
西湖本不誤

夫元刻作夫

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於真定。於曹濮，於唐鄧，亟言不已。未



違當是導字  
刻亦誤  
西湖本  
是補板

賜開允乃今事亟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  
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違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  
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  
故大舉進而不退界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  
以為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  
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於宋歸定大事不可復進  
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  
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  
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

當  
西湖南補板

西湖南補板亦誤如  
下同

從成據元刻補  
補板空一格無字

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  
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  
難而退不失為金兀木也師不當進如進江不當渡  
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如不退當速進而不進  
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  
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  
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  
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關氣自倍兩淮  
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



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何隙而進如遏  
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  
郢復之湖灤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  
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  
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  
挾臣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倭破壁空  
城而去沂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  
健櫓突過滄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  
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

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

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

墳墓二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曰其人民

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

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

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

一士人賈制置汝千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

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

通於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

巨誤臣元刻  
同補板亦誤

補板不誤下



補板西誤而

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  
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脾脾 西補板相依在於  
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  
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  
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  
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  
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  
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  
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

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  
人敵上可並行大軍排槎非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  
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陛下以祖宗為念以  
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乾剛不為需下斷  
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  
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  
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駟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  
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輿收皇  
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

都上疑脫字兩  
刻同



元文類卷之十三  
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  
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六寶有歸而社  
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  
死上進

初三日校

元文類卷之十三終

元文類卷之十四

元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奏議

立政議

中統元年  
八月上

郝經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  
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  
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  
爲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爲人



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脩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飾而新之滌蕩而潔

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

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

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且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

染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

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後復至於神

器乏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眾於是群起而爭其

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

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

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

之元刻作之誤  
西湖本作之



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陰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

娘  
翠峯本誤  
 元刻作娘  
 西湖本未誤

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皆是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為草木禽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功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



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以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斃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其為慵懦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脩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

蠲阜  
兩元刻同

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偪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推摧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



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

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兩元刻政訐乘宮闈違豫

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

倚疊締構援進宵人昇之以政相與割剥天下而天

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

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致治之主不世出

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

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

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

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

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

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

土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以

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遺金之遺制設官分

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

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刑至今

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

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



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粲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卽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一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脩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

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勇智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王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



次兩元刻俱  
疑次為是

元文類 卷十四 備德堂

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以兩元刻但恐害民

餘孽拔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次而進若不辨之於早

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為之位乘可為之勢

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

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

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

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

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

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使

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授

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呂獻可即以十

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

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

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

元刻然字上行先字四湖本無

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

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去舊汚立新

政創法制辨人材縮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

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

元文類 卷十四 備德堂



元刻機作幾

西湖本亦誤亞  
依翠岩李改

易而不足為投機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  
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為英主亞  
之所願也臣草木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下  
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避斧鉞冒觸神威庶黨少卻  
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三本書

至元五年  
十月上

陳祐

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於  
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皆國家大計非  
不知獲罪於時也顧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穆哥大王也

陛下  
依翠岩本補  
西湖本漫漶

拔臣於猷畝之中進臣於陛下任臣以方面之重錫  
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  
十年矣是以朝夕感愧每思敷陳國計効死以報陛  
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  
一有補於時貫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  
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  
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纖芥之忠山  
嶽之罪舉無逃於聖鑑矣惟陛下仁聖裁之臣聞殷  
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



元刻與誤典  
西湖本不誤

翠岩本作文是  
西湖本亦誤民

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  
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  
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湯武之盛。未  
之有也。天眷聖朝。實生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  
盡守文之美。兼隆創業之基。兆民懽康。品物咸遂。典  
章民物。燦然可觀。暨遐域遠方之民。上古所不能臣  
者。陛下悉能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  
文。景光武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  
海內豪傑之士。翕然向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  
運者。有四。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  
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舉大理。勢  
若摧枯。南渡長江。神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揚萬里之  
威。定四方之亂。將舉大任於陛下。卽位之後。內難方  
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北。逆賊之連。禍者在東。然天戈  
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釁之權。新唐  
虞無爲之化。將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  
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  
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

三字元刻同



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啓則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已故也伏見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

貳 成化補板作二

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權綱則藩鎮之禍消矣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



天下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誠萬世一時也。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

翠石本作二  
成化補板作三

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之塗炭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三日：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眾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備軍政，嚴武備，闡疆場，肅號令，

場兩元刻



維字三刻 聖子名本 室格西湖本 作維

西明本呈有 且字

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  
 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姦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  
 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  
 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  
 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  
 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  
 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作新太  
 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  
 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  
 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  
 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  
 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  
 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  
 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  
 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  
 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  
 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遷轉其賞罰黜陟一  
 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



使兩元刻俱有

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  
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  
起忿爭之禍亂兩元刻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  
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夾  
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  
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  
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  
使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  
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子未覲

天顏東南一隅未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

尅日而待不足為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

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

壯士之心鉗兩元刻籍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以盡

節為愚以告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姦人敵國之

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

門萬啟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臯為臣伊周作

輔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

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



邪不忠竊美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尙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

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章然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獵之於屠釣或遇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



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  
萬殊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迄於  
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  
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  
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少  
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  
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  
同期於得魴得鯉則一也臣愚謂方今取士宜設三  
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  
士并歷顯官者老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  
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  
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  
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  
外繼以門廕勞效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勲賢並進如  
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  
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  
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  
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



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  
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  
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譬猶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sup>燃</sup>因謂之安甚非安上全下之  
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  
時舉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  
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  
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踵亡秦

而不更化元刻  
不字  
而湖本漫漶

之餘敝唯崇尚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  
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  
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耳又言臨淵羨  
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  
識治<sup>體</sup>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  
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  
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寔驗於此矣向  
若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  
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而已哉暨乎有唐



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之論耻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脩人事以應之故祁寒則衣之以裘甚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循習昧於

變通冬之裘且加於流火鑠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折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矣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三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違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是天

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明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寄外藩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戇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



越之至

論盧世榮姦邪狀

陳天祥

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姦邪卑職等在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於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家事體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資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姦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腹心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已生殺任

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幸殞其命妻

子誅竄無有孑遺此乃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

於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於今未能湔洗人思至元

之初數年之治莫能忘也去春安童大丞相自遠而

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

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忽聞丞相果承

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知有

前江西道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中

外誼譁皆云彼實阿合馬黨人乃當時貪橫之尤者

西湖本恩誤思



訪其根因來歷徃徃能道本末之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率爾驟當宰相之任分布黨與內外連結見者為之寒心聞之莫不驚駭斯乃生民休戚之所關國家利害之所繫事之大者莫大於此卑職食祿居官任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非輕非有才望厭兩元刻壓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由是言之置立相臣寧容不審

彼盧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阿合馬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賊輦頭輸送其門所獻不克又別立與欠少課銀一千定文卷買克江西道權茶轉運使其於任所靡有不為所犯賊私動以萬計其隱秘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取受於人及所盜官物通計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九錠金二十五錠銀一百六十八

兩元刻錠俱作定

錠茶引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引馬二十五匹玉器七件其餘繁雜物件今皆不錄已經追納到官及未



納見合追徵者俱有文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悟前非  
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  
旣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  
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  
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恩於見代亦恐取  
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說用居相職名爲試驗  
實授正權校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  
旣往之真跡可謂已然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  
敘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  
初~~與~~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  
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亦猶捨美錦較量工拙脫致  
隳壞悔將何追雖有良工在傍亦莫如之何矣今也  
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中間縱有<sub>十二</sub>  
善人勢亦安能與彼相抗惟以一齊人之語寧堪衆  
楚人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  
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群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多  
矣如樂毅之於燕屈平之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  
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之流唐陸宣公裴度之類



千數百年之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歛容而長歎者  
今丞相亦國家之名賢也時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  
不安繫在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又如玉昔帖木兒  
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之所敬仰海內之所瞻依  
者朝廷果實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決而後  
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仍須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  
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  
天下之才悉展効用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  
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

乏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掎克者在位倚以爲治  
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群才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  
合天心兆庶之氣旣和天地之和斯應天地交而品  
物遂風雨調而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  
歛之人專爲刻剝之計民力旣困國用遂空兆庶誠  
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作孽年歲荒  
窘百姓流離於其所損亦豈輕哉愚嘗推校事理國  
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  
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

古今兩元刻俱有



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  
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  
昔魯哀公欲重歛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  
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歷考前代國家因其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貧困  
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薄賦輕徭者天下  
未嘗不安也急征暴斂者天下未嘗不危也故孟獻  
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爲聚斂之患

蠹國害民

有甚

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  
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能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  
今盧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  
命易一已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惜顛連之患期錙  
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欲  
不爲國家有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  
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  
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  
殆有不勝言者計本人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



迹備有顯明今取本人所行與所言已不相副者昭  
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  
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  
民而能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勒令盡數包認始  
言能令民皆快樂凡今所為無非敗法擾民之事既  
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為後  
慮若不早有更張湏其所行自弊蠹雖除去木病已  
深始嫌曲突移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  
及所謂早有更張者宜將本人移置他處量與一職

待其行事果異於前治政實有成效然後陞用未以  
為遲不使驟專非分之任無令致有橫侈之權則朝  
廷無將來後悔之患本人無阿合馬喪家之禍君臣  
父子之間上下兩全其美非惟國家之幸實亦本人  
之大幸也彼心能自審此卑職必不是憎如或不然  
亦何敢避愚亦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  
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  
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又况阿合馬事敗之後  
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聖旨詰讓者多矣今卑



職忝預言官適值有此若復默無一語實有懼於將來正須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責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而起

元本起作已西湖本脱爛

初四日校

元文類卷之十四終

元文類卷之十五

元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較訂

奏議

諫幸五臺疏 元貞二年五月上

李元禮

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



之一哉伏見五臺翔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  
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  
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  
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  
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使秋成扈從經過  
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  
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  
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無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卽  
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上舉

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其  
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廷費用百倍  
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佛者本  
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  
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爲怒今太后爲  
國家爲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聖體聖天  
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路  
迴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聖后  
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



元文類 卷十五 傅德堂  
此則不待祈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  
僭越而倦倦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  
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建白一十五事

馬祖常

竊惟古者建立言事之官非徒擿拾百官短長照刷  
諸司文案蓋亦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社稷  
下有係乎民人禮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諡贈政理  
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  
重穀則農自勤定制則官自守修武則先卹兵嚴試  
則可勸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似涉於繁蕪統論難悉  
條析易陳所有建白一十五件逐一開具如左伏請  
聞奏施行

一夫惟天子者上承天地下紹祖宗社稷是寄黎  
庶是戴崇高尊大無與比隆奉養當極其精美保  
愛當極其嚴密大而一飲一食小而一頓一笑若  
調攝玉體凝順中和則清明在躬淑善感應欽覲  
皇上仁心如堯儉德如禹伏願重以承天地祖宗  
之鴻業於進御之間當以玉食宜乎榮衛者爲先



至於酒醴固是穀麥所釀然更乞於進御之際命  
 近侍臣隣思一獻百拜之義則天下生靈不勝幸  
 甚

一郊祀者國之大禮在古所隆欽惟聖上仁慈孝  
 敬度越百王伏願今後郊祀之日大駕親有事於  
 南郊親裸於太室則天地荅貺神明降禧薄海內  
 外咸仰聖德太平之福群生幸甚

一大內正衙古之帝王朝百官之地今大明殿是  
 也觀闕盤鬱城雉繚環祖宗之所御黎庶之所瞻  
 今聖主謙德彌恭尚居東宮之舊竊慮民物觀聽  
 有所未喻伏願賜御大明正衙鎮服華夏統體天  
 地何以言之譬日月星辰順居次舍則萬物被光  
 群生仰明

一百官朝見奏事古有朝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

典章文物悉宜西元刻燦然光於前代况西元刻遇聖上文明之

主如科舉取士吏員降等之類屢復古制惟朝儀  
 之典不講而行使後世無所鑒觀則於國家太平  
 禮樂之盛實為闕遺且夫群臣奏對對之際御史執



簡史官執筆縉紳珮玉儼然左右則雖有懷姦利  
乞官賞者亦不敢公出諸口如蒙聞奏命中書省  
會集文翰衙門官員究講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  
二日一常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一古之為治蓋有禮樂非徒事刑法之末也夫有  
道之世措置施設悉存禮樂之義欽惟聖上君德  
昭然孝慈純備嚮居潛邸招致天下儒學之臣延  
納海內知名之士禮樂文物洽乎聖性故踐位以  
來進儒術而抑吏道却珍禽而絕游畋清心寡欲

民物豐阜其用儒之效固已驗矣獨未聞今皇儲  
左右天下儒學之臣有幾海內知名之士有幾也  
伏願憲臺聞奏乞賜依準治古之法命朝臣集議  
典制請行皇太子視學齒胄之禮明示天下教化  
之本雖道德之躬仁孝溫文固已篤至然聞見習  
熟又在薰陶此實係國家萬世之福也職先上疏  
特請選擇師傅左右之人至今未蒙施行然區區  
之情實念及此不勝切至之甚

一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三府掾史雖職掌文書



亦日佐大臣央理政務伏請聞奏設立律學算學  
博士命隨朝二品三品正流衙門吏人欲求轉補  
三府掾史者就其所業於律學算學博士之前應  
試依科舉差監察御史監試吏禮部官知舉每一  
周歲試舉一次則三府有得人之實下無躁進營  
求之私試中之人不必限以出身之高下不中者  
發下本役考滿不得過從七品仍預照會施行則  
立賢無方公道不偏

一諸道宣慰司除吐蕃南詔兩廣福建外如淮東

浙東荆南山東四道並為無用徒月費俸廩坐養  
官吏而已如依準前代制就令一道重鎮路分總  
管達魯花赤帶受本道宣慰使等職各鈐轄數路  
上不煩朝廷虛設職官人吏下不使數路官府牽  
制煩複無益於事

各元刻作名  
則屬上句  
兩湖本補板字

一諸翼軍官自萬戶下至百戶子弟承襲父兄之  
職者合參酌古今之宜設立武舉並須習學兵法  
武藝如蒙古色目人只試以武藝如願試兵法中  
者陞階漢人兼試兵法武藝中式者方許承襲如



布衣之士願試及中者於各翼或不敘或戶絕等  
 歇空相應名闕內擢用如此庶使武備不弛軍政  
 稍嚴保大定功之事為體不輕必若今日難於更  
 張則四方宣力老將既已病死承襲驕脆子弟但  
 知酒色裘馬為華好一旦直欲冒矢石執干戈以  
 犯勅敵不惟本人自取肝腦塗地從軍將吏死復  
 何辜卑職歷觀前古之迹其禍患弊病未有不生  
 於太平之世竊慮及此伏乞施行

一司徒司空皆古三公之流人臣名爵無極此位

比者聖上踐祚之初沙汰冗濫尤甚此官近歲屢  
 有雜人等如沈宗攝汪元昌輩亦受司空司徒切  
 慮天下後世傳為口實非便

一親民之官守令為急然守令者緣係朝廷遷除  
 之人才或不良心亦知懼而行省所差府州司縣  
 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之徒徃徃恃其名役之細  
 微縱其姦猾舞文弄法操制官長傾詐庶民蓋此  
 徒出自貼書小吏數十年間轉克是役卑職頃居  
 田畝嘗聞此等言曰我等身無品級子無廕敘原



元文類 卷十五 何德堂  
此初心謂之無賴而令竊美府州司縣之權利刻  
單弱以肥其孥良可憫嘆如蒙聞奏命中書省除  
各路存留官經歷知事照磨外其餘革去請參酌  
古制令各州判官僉書州事各縣主簿勾稽本縣  
文簿實爲官制不紊體統稍均人既有名事自不  
苟爲係於民不細伏乞施行

一命將守邊國之司命然御將之方當盡其道毫  
銖一失利害懸絕要先知其艱難勞苦之情平居  
使之順其逸樂略其深文密法而不責其小廉曲

謹然後效死也易是爲御將之道夫將不可不擇  
也擇而用之勿疑不疑則專專則重重則可倚倚  
之而不效則召而殺之無輕召之理今近歲連召  
邊 兩元刻俱有北大將似涉輕易古語云臨敵易將非策也竊慮  
及此伏乞聞奏施行

一漢軍征戍嶺海之南歲病而死者十率七八其  
所屬軍官利在危殆之際必用資財擬指軍人北  
方本家所有孳畜田產厚息借貸準折還納終致  
破產不敢有詞夫以世襲軍官蠶食部下行伍深



元文類 卷十五 何循堂  
可哀痛今後如蒙將在嶺海及漳汀等數處征戍  
軍人果有病患除官爲看醫外其貧苦闕用之人  
比及取發封裝以來宜令本處有司約量借放封  
裝到日撥除還官並不收息或應借貸而不借貸  
不應借貸而借貸者從本道廉訪司體察究治如  
此庶不致中原軍戶日蹙軍官日富

一侍衛親軍根本所係宜令各衛指揮使立時教  
閱練習武藝膂力訓練養精銳則萬一應卒得用仍  
除鎮衛守把外不令與官員作工蓋造役使勞苦  
幸甚

一太常定諡古今美制欲使姦人知懼於死後善  
人有勸於生前近歲諡號之稱不公殊甚如今後  
太常定諡不公宜令監察御史糾彈庶使輿情稍  
伸國典不曠

一農穀天下之本也四民則以農爲次百貨則以  
穀爲首操布帛之重輕關生民之休戚者穀爲急  
焉而近年工商淫侈游手衆多驅墮畝之業就市  
井之末蓋爲政者失勸農之道焉今後乞將各路



府州縣達魯花赤專管諸軍奧魯總管知府知州  
 縣尹專勸農事事既歸一功仍可就更講究重穀  
 勸農之方畫一開坐行下有司遵守如民有馬牛  
 驢畜遞相食踐田苗並彼此爭告田土疆界不實  
 等罪名及民間婚姻債負拖欠金銀資財許得以  
 穀贖罪準折轉賣之類果有力田之人縣州勸農  
 官等就於見在錢糧內撥賞束帛豚酒然後開申  
 不實者許廉訪司體察如此旌異慰勞行之數年  
 必有成效

建言五事

許大約

伏觀世祖皇帝登極詔書有曰天下大業非一聖一  
 朝所能兼備也切惟官有未舉政有未舉備正賴後聖  
 補之方今天下官職咸備治具畢張其所以輔成先  
 朝之宏規者多矣然於天朝盛典顧尚有未暇舉行  
 者約以不才猥當言路切有管見五事伏冀采擇一  
 曰開經筵所以資聖學也二曰立諫官所以隆大業  
 也三曰祀勲臣所以勸有功也四曰定配享所以明  
 道統也五曰廣薦舉所以求遺逸也縷陳如左合行



具呈御史臺間奏施行

一曰開經筵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正學明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名韋處厚路隋為侍讀命講詩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嘗充是選此即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世祖皇帝嘗令左丞許衡具六經中有益於政事者進講裕皇在東宮時亦嘗令賓客宋銜日講尚書今聖上崇尚儒雅勵精求治凡可以興太平者莫

不舉行唯經筵之制未能復古縱有爲之建明者而有司行移翰林令侍講侍讀就克是職殊不知其職所掌實不同也今莫若於在廷諸臣中擇其學問正大義理精明者二員俾爲經筵講讀官於經史中擇有補於世道時政者進講不必屑屑於章句但舉其大義質諸政事明天地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原君子小人之辨學術邪正之分又選近臣二員領其事伺聖上清燕爲之引進導達或半月一講或一月一講仍預令翰林編集世祖嘉



言聖德與凡政事之弛張賢哲之謀謨人材之進退財用之出納及命將出師混一區宇遠謀宏略類為一書如貞觀政要每遇經筵必先令講讀一二條次及經史其於治道實非小補  
二曰立諫官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諸侯有諍臣五人大夫有諍臣三人其職即漢之諫議大夫與近世左右司諫正言也考之前代并隸中書省古之賢君不惟善納諫又屢賞諫臣導之使諫是以能成至治傳有之賞諫臣者國必興今百司庶府

已備獨諫官猶未設誠為曠典伏望於廷臣中選其色溫氣和進止從容明先王之道合乎當今之宜不激切以沽名不矯亢以立異者二員備為諫議大夫使之開陳治道啓沃聖心此誠當今急務也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况吾皇聰明仁聖不以為難必能賞諫臣以來天下之善言矣  
三曰祀勲臣大禘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禘於太祖則知當時功臣與祭故末章明言伊尹也盤庚告群臣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是知功臣配享實始於殷孔安國曰古者錄功臣配食於廟祭於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於三時爲大也孔穎達曰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其所事之君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此功臣配享之見於經者也故唐以房玄齡高士廉屈突通配食太宗以馬周張行成李勣配食高宗宋以趙普曹彬配食太祖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食太宗其餘各以功臣配此功臣配享之見於史者也欽惟我朝

自太祖皇帝肇起朔方奄有區宇開國元勳皆蒙古大臣表表見於世者甚多今國家除薦新外十月上旬大祭誠合古者冬祭大烝之禮宜以功臣配享不惟不忘舊勳實有以勉勵羣臣雖古人泰山若礪黃河如帶之意何以過此望令近臣講究太祖以來蒙古大臣各配食於所事列帝之庭是誠一代之盛典傳諸無窮矣

四曰定配享自唐祀夫子配以顏子至宋陞孟子與顏子並配然當時未知道統之傳也自伊洛之



學興性理之說明始以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蓋得夫子之傳者顏曾子思也得曾思之傳者孟子也道統之傳於是得其序矣故江南諸路廟學皆以四子並配以子張居七十二子之首自兩廡升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雖云亡宋之制然綱常名教所係此當因而不當革者也今京師廟學與河北諸路府學並循亡金之舊左顏右孟與夫子並居南面奚有是理哉孟子學於子思子思學於曾子是知孟子乃曾子門人之弟子曾子乃孟子師之師也今屈曾子於從祀之中降子思於廊廡之末師之師不過一籩一豆門人弟子牲牢幣帛一與先聖等又豈有是理哉况今天下一家同軌同文豈容南北之理各異也或謂學校所以明人倫然路點皆父也回參皆子也子先父食於理安乎竊以爲不然蓋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爲庶僚子爲宰職各以其德與勲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之子上哉殊不知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



人倫也。如今序傳道之配，使顏曾思孟並列於夫子之左，虛其右隅以避古者神位之方。自兩廡升子張於十哲，以補曾子之闕，不惟先儒師弟之禮不廢，使南北無二制，天下無<sub>異兩兄刻</sub>禮，亦可以見我朝明道統得禮之中，足以垂世無窮矣。

五曰舉遺逸。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一世之用，顧其用之者何如爾。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甚。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爲盛。然房社裴郭諸公未必盡出於科目也。

宋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蘓洵於眉山而進之，容臺擢<sub>已刻</sub>程頤於西洛而真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今罷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姦欺，設邏卒以檢懷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爲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sub>已刻</sub>以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體用者，安肯決榮辱於三場競，是非於寸晷哉。當於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



元文類 卷十五 倫德堂  
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  
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  
野無遺賢之美溢於唐虞矣

太廟室次議

劉致

竊以禮莫大於宗廟蓋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禮樂  
刑政之所出也唐虞三代漢晉唐宋靡不由之洪惟  
聖元龍興朔陞聖聖相承積德累功百有餘年大經  
大法固已追遠唐虞二代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  
聖天子繼統之初衆正登庸之日定一代不刊之典

而爲萬世法程正在今日適茲新廟告成奉遷伊邇  
其合於禮而宜於今者固當議而行之也按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孫毓曰太祖在  
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賈公彥曰后穆居中昭處於  
東穆處於西古者父子不並坐昭穆所以別父子遠  
近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兄弟共爲一世昭皆爲昭  
穆皆爲穆七世而止唐增爲九世十二室趙宋因之  
爲十二室世有定數而室無定數其室次以西爲上  
太祖居西夾之東爲第一室以下各序昭穆次第而



東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爲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爲六世太祖居中爲第一室爲一世睿宗居西爲第二室爲一世世祖又西爲第三室爲一世裕宗又西爲第四室爲一世順宗居太祖之東爲第五世成宗又東爲第六室兄弟二室爲一世武宗又東爲第七室仁宗又東爲第八室以無餘室結綵殿於東壁近南兄弟二室爲一世故八室止爲六世其制頗與賈公彥后稷居中之制相近而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爲夾室安奉太

祖皇帝爲萬世不遷之祖所存十室太祖旣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彥昭穆次序而列之也父爲昭子爲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爲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爲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爲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爲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爲昭之第三世英宗居西爲穆之第三世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苟或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脗合事宜誠一代不刊之



典可為萬世法程也。若以舊廟為累朝定依室次於  
 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為東之第一室居裕  
 宗之下則為西之第五室顯宗之室定而英宗之室  
 始可議焉。蓋顯宗在東則仁宗以下更無餘室顯宗  
 在西則英宗當祔仁宗之下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  
 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  
 書曰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  
 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弟之上况未當正  
 位者乎若以此言之則成宗宜居上順宗次之顯宗

嘗西刻

又次之若以國家兄弟長次言之則顯宗固當居上  
 順宗次之成宗又次之英宗居西祔裕宗之下則兄  
 躋弟上猶為逆祀而孫居父祖之上可乎國家雖曰  
 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  
 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蓋位之所當然

位元刻作謂  
西湖本漫漶

也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  
 不應禮經者乎且如今之朝賀或祭祀宰相獻官分  
 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  
 者復尚右東者復尚左矣公私大小燕會亦然但人

二尚字元刻作  
向疑誤西湖本  
作尚



不之察耳致職居博士宗廟禮文之事所宜建明然  
事大體重宜從使兩未刻史院詳酌行移集議取自聖裁

貞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 元永貞

竊聞天子七廟萬世之通義三代以還莫違茲道原  
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  
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  
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按尚書黷於祭祀時  
為弗歛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

家伏觀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宗

皇帝神御別在貞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於天下

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

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

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

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

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

依京師等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

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黷之



煩而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元文類卷之十五終

元文類卷之十六

元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表

東昌路賀平宋表

徐世隆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  
即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  
慶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  
既東西之被兼愛豈南北之分初建文臣播告方國



昭示包荒之量絕無陵弱之心弗圖島夷輒拘使節  
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尙遺蜂虿  
之毒蠢爾三苗之弗率命予群后之徂征一鼓而定  
荆襄再駕而降鄂岳斬黃面縛江漢心歸鐵瓮之堅  
城已摧金陵之王氣何待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  
增兵錢塘十萬家坐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闕  
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情險而亡應悔求和之晚  
茲雖天意實出聖籌歷觀往古混一之難未有今日  
飛渡之易臣某等叨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  
之臣尤當述集勲之事駿奔効命正海內一家之時  
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

車駕班師賀表

中統元年九月爲  
真定廉宣撫作

李

治

臣某等言伏爲逆黨悉平車駕迴鑾者黃鉞耀威果  
凶徒之一掃翠華旋軫遽明詔之再頒率土皆臣普  
天同慶伏以周之熙朝而造管叔武庚之役漢之盛  
世而行淮南濟北之誅事豈樂爲兵非得已屬者逆  
屬相煽狂童恣行潛包禍心構成內難惟聖人必欲  
去害斷天子所以有征爰興問罪之師庸示安民之



少元刻作小誤  
西湖本亦小

勇靈旗順指醜類畢潛衣暫試於一戎月連飛於三  
捷春生秋殺玄化何私天動星迴鴻鈞自幹宗祧鞏  
固永孚無疆之休日月貞明足兩字定為群目之用此蓋皇  
帝陛下運膺千載道貫九皇雄斷電馳廟謨洞徹既  
多算以勝少算况至仁而伐不仁是宜氛祲廓清車  
書混一大統會歸於中統太平今睹於開平凡在陶  
甄疇非鼓舞臣某等忝以守官於藩翰不獲稱慶於  
闕庭想迎六尺之輿遙祝萬年之壽

賀平宋表

孟祺

臣伯顏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岳必明主之歸帝  
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  
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欽惟皇帝陛下道  
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  
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為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教謂  
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  
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  
行人乞為城下之盟建凱奏之言還輒姦謀之復肆  
拘囚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招納我叛臣盜漣海



元文類 卷一六  
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陽之討。彼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於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尚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謂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刺罕取道於獨松。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朮阿荅海等忝司中閫。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

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壘之請。顧甘言何益於

實事。率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兩元刻同招徠用事之大臣。放散思

歸之衛士。崛強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飛走計。窮一

片之降幡。始豎其宋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

日。望闕拜伏歸附。訖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

如故。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

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

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辭。



進授時曆經曆議表

楊桓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曆書之明驗一或失應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殆人爲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旋聞疎闊蓋由年拘積算日括周分不知闕測以考真率多傳會以求合必欲行於永久詎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變通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晷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朏胸精思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爲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曆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式一十三卷曆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上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實錄表

王惲

典謨述堯舜之功令名顯著方冊布文武之政義問宣昭粵自漢隋及夫唐宋咸有信史以貽後來况大



業豐功震今耀古惟深善述首議不揚洪惟世祖皇  
帝仁孝英明睿謀果斷爰從潛邸有志斯民植根幹  
而佐理皇綱聘耆德而講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駕長  
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迨其龍飛灤水鼎定上都革  
弊政以維新擴同仁西元刻而一視規模宏遠朝野清明內  
則肇建宗祧創設臺省修舉政令登崇俊良外則整  
治師徒申嚴邊將布揚威德柔服蠻羌加以聖無不  
通明靡不燭守之以勤儉樸素養之以慈惠雍和收  
攬權西元刻綱綜覈名實賞罰公而不濫號令出以惟行萬

彙連茹群雄入彀削平下上統正中邦慕義嚮風聲  
教實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職貢無遐邇之殊方且開  
學校而勸農桑考制度而興禮樂國號體乾坤之統  
書畫煥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醜戰功不待計而救民  
乏聽言擇善明德緩刑歛福錫民遇灾知懼得洪範  
維皇之理過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時和歲豐民安吏  
恪蓋帝德克周於廣運故至公均被以無方可謂文

元刻怡作職  
西湖本亦作職

致太平武定亂略繼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  
功開天立極者三十五年立經陳紀者二萬餘事以



元刻社作祐乃  
祐字之誤

謙讓弗違於備紀故纂修未至於成書欽遇皇帝陛下寅紹詒謀厲精圖治亟鑒觀於成憲思適駿於先聲深詔下臣俾為實錄宅心宗社祐西胡本凝孝美墻開館局而增置官僚敕群司而大紬圖籍編摩既富搜訪加詳採摭於時政之編參取於起居之注張皇初稟增未見於罕聞承奉綸音俾蠲繁而就簡俯殫管見仰體宸衷盡略虛文一存實事其饗會征伐文物典章粲焉列三代之英蔚爾開萬世之業與夫才德孝廉之士忠良姦佞之臣版圖生齒之繁財賦畜牧之盛

謹依條據粗致無遺今具所修成世祖皇帝實錄二百一十卷事目五十四卷聖訓六卷凡二百七十卷謹繕寫為二百七十帙用黃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臣等忝備台司幸膺盛典顧惟載筆才何有於三長勉進蕪辭慮庶幾於一得冒瀆聖聽不勝驚惶

進三朝實錄表

皇慶元年十月進

程鉅夫

一人御極聿嚴金匱之藏三后在天實監玉堂之記粵若稽古克底成書欽惟皇帝陛下孝友慈仁溫文睿哲統之垂業之創念昔繼承功以著德以彰在茲

元刻記作紀  
西胡本亦作紀



纂錄首崇筆削之任式宏龜鑑之圖臣等職忝禁林  
才非良史繫年繫月豈足盡於先朝作典作謨庶有  
徵於今日臣等以所編成順宗皇帝實錄一卷成宗  
皇帝實錄五十六卷事目十卷制詔錄七卷武宗皇  
帝實錄五十卷事目七卷制詔錄三卷總計一百三  
十四卷繕寫已畢謹具進呈

翰林國史院陞從一品謝表

程鉅夫

天開文運治載兩元刻再覩於熙朝地切詞林恩比崇於極品  
群情胥悅斯道增華欽惟皇帝陛下德與日新聖由

天縱禮儒臣而加異相古所無進院秩以示優自今  
伊始親授銀章之重益爲玉署之榮臣等學愧前修  
位隆往代典謨訓誥敢忘黼黻之勤元首股肱願效  
賡歌之盛

謝賜禮物表

吳玘徵

接地風雲際會親逢於明主麗天日月照臨遠及於  
老臣賜之以府庫之財衣之以筐篚之幣承恩過厚  
揆分何堪俯瀝愚衷仰塵睿聽伏念臣荆楊賤士樵  
牧孤蹤幼誦孔氏之遺書無繇見道長值朝家之興



元文類 卷十六 何德堂  
運有幸爲民愧碌碌之譎才乏卓卓之奇節以言其  
文章則體格卑陋以言其學行則器識凡庸自甘晦  
迹於深山豈覬發身於昭代大鈞靡不覆幬小物亦  
預陶鎔惟成宗法至元首賁丘園之隱歷武宗建延  
祐游升館閣之華先帝擢之禁林今皇處以經幄講  
讀古訓對揚耿光誤蒙上聖之簡知得廁群賢而布  
列然犬馬餘齒已非少壯之年而螻蟻微誠莫展驅  
馳之志外之弗能效勤勞於郡縣內之弗能裨謀議  
於廟堂糜廩粟費俸錢素餐甚矣辱高位速官謗清

論凜然因負採薪之憂遂辭視草之職雖心同葵藿  
常戀闕庭柰景迫桑榆宜歸田里未嘗毫釐有補於  
國况又耄耄無用於時淵度涵容寵錫優渥茲蓋欽  
遇皇帝陛下乾坤博施海宇皆春忍令散材汨沒於  
泥塗欲俾寸草沾濡於雨露閔憐周恤固君父惻隱  
之仁惘欵控陳乃臣子辭讓之禮倘冒昧而拜貺實  
踧踖以懷慙敢致懇祈乞垂矜允收此九重之大惠  
全其一介之小廉壹是歡榮等如祇受臣栖遲畎畝  
旣難強筋力以輸忠教誨子孫誓當竭精神而報上



所賜鈔錠段疋除已嚮闕謝恩外未敢欽受謹奉表辭謝以聞

進實錄表

至治三年二月進

袁重楠

十年御極聿修四繫之編億載揚休殊乏三長之筆祇成信史上徹宸旒洪惟仁宗聖文欽孝皇帝仁靜根心溫恭合德詩書造士闡學制以設科法律為師嚴官規而限祿諏經作則稽古鑑今著龜定主鬯之公棧樸藹奉璋之衆宜登琬琰永祕縑緗欽惟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陛下慕切羹墻令行金石率時昭考撫言行以無遺迪惟前人繼聖明而有造臣等尊聞傳信竭思纂題閱歷歲年已深慙於尸素經緯日月期不朽於汗青臣某等所編成仁宗皇帝實錄六十卷事目一十七卷制詔錄一十三卷總計九十卷繕寫已畢用黃羅袱封全謹具進呈

賀登極表

虞集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為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



元文類 卷十六  
何德堂  
監至德之無私粵在大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  
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  
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祖宗之舊  
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西利太平人用寧壹臣等  
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  
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虞八集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

之賜獨興睿斷創始明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  
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  
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  
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職誠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  
事之著惟事啟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  
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必器能  
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  
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



學尤迂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  
之譯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嘆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  
上尊敷氈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茂聞補報之微功  
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專誦說  
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  
坤之德爲德以堯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  
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灾群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命二帝三王之至盛以  
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瓊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  
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  
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  
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

進實錄表

至順元年  
五月進

謝端

瑞圖啓運新元會之重熙金匱紬書述先朝之顯烈  
素慚載筆今幸成編洪惟英宗睿聖文孝皇帝德洽  
堪輿恩覃動植制禮作樂粲乎宗廟之儀登明選公  
秩若朝廷之紀四年無前之盛治兆民至今而永懷



惟刪定之公乃可稱於信史固纂修之久將有俟於  
明時欽惟皇帝陛下通駿有聲粵若稽古謂文武之  
道必方冊而後傳而堯舜之心在典謨而可舉彰繼  
述之善志大揚厲之洪休蓋尊所聞莫匪爾極臣等  
事徵四繫學愧三長煥乎文章無能名其為大寫之  
琬琰庶有補於將來臣等所編成英宗皇帝實錄四  
十卷事目八卷制誥錄二卷總計五十卷繕寫已畢  
謹具進呈

進經世大典表

至順三年  
二月進

歐陽玄

丙申十月廿三日授主簿

策

兩元刻作冊  
本集作策

堯舜之道載諸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道雖形於  
上下政無間於精粗特於紀錄之間足見彌綸之具  
是以秦漢有掌故之職唐宋有會要之書於以著當  
代之設施於以備將來之考索我國家受命龍朔繼  
休鴻基發政施仁行葦之忠厚世積制禮作樂關雎  
之風化日興紀綱具舉於朝廷統會未歸於簡牘欽  
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陛下總攬群策  
躬親萬幾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天地同功於經緯  
必有鋪張以揭皦日必有述作以藏名山爰命文臣

述  
本集作術  
誤



官 本集作宮

元刻諭作諭  
西湖本亦作諭  
本集亦作諭

進上 本集作  
裁旨

體會要之遺意，徧勅官寺發職，故之舊章，倣周禮之六官，作皇朝之大典。臣某叨承旨諭，俾綜纂修，物有象而事有原，質為本而文為輔。百數十年之治蹟，固大略之僅存；千萬億世之宏規，在鴻儒之繼作。謹繕寫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裝潢成秩隨表以聞，伏取進上。

初五日校

元文類卷之十七

元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表

賀正旦表

劉敏中

曆頒夏正大春秋一統之書，禮謹漢儀受圖貢四方之賀，歡均朝野慶洽天人。中賀剛健體元寬仁育物

董官常而敷聖訓，炳如日月之臨，恤民隱而降德音。翁叶地天之泰，至和斯應，景福維新。臣等夙被寵榮



元文類 卷十七 倫德堂  
忝司端揆無尺寸效仰禪財成輔相之功願億萬年  
永享伴負優游之樂

賀冊后表

楊文郁

聖德日新端齊家以身之本坤元位正備臨軒發冊

之儀慶溢九重歡騰四表

中賀

受天成命遵祖詒謀

謂王教攸基莫若人倫之重然治道之至庶資內治  
之勤昭法象於軒星崇聲明於椒掖以贊嚴宸之孝  
理以協太母之徽音臣等服在近司顛觀盛際道符  
義易占順承載物之亨願擬堯封申富壽多男之祝

賀元旦表

姚登孫

寶曆晨開恩誕敷於朔紀瑤池春滿慶先輯於東朝

日月清華神民闔懌

中賀

道符乾統躬啓皇圖懿範

難名備聖人之全德仁規妙運濟天下於太寧壽並  
兩儀福延萬世臣等班聯文石職忝膠庠仰測卦爻  
喜三陽之通泰俯陳歌頌奉億載之怡愉

賀建儲表

姚登孫

坤元居上挾皇統於中天震器有歸衍孫謀於奕世  
神人闔懌河岳清寧

中賀

聖德難名徽音夙著心游

西湖本孫誤係  
翠岩本亦誤



元文類 卷一  
太極兩儀妙玄範之功身佑三朝九鼎重宗磐之勢  
遼春宮之肇建知景命之永延臣等嘉與諸儒欣逢  
盛典日月啟重光之運幸囿照臨華嵩開萬壽之期  
惟履歌頌

賀聖節表

李之紹

寶曆建元協重華之嘉運瑤光貫月開上聖之貞符  
盛德在秋昊天有命

中賀

聰明稽古孝友根心丕顯

文謨端拱巖廊之上達觀新邑式均道里之中揆震  
夙之昌辰卜豐穰於今歲璇璣肇紀玉斗儲祥臣等  
肅謹班聯遙瞻粹穆宣昭鴻業載賡七月之詩耆定  
武功願繼萬年之雅

賀聖節表

鄧文原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  
觚稜瑞靄闡闔臚傳

中賀

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

育物得秋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  
經陳紀之始爲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  
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廣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  
呂衍殷宗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賀正旦表

盧 亘

瑤圖星拱禮盛三元璇宇天臨權同九有煥宸文於  
懿範洽聖孝於英猷中賀迪詰徽柔濬幾淵靖崇勳  
廟社消群慝而佑顯謨決策宮闈定神器而凝景命  
妙用夙諧於坤載大明參懋於乾剛臣等久玷中書  
肅承內治儀新鴻號深仁昭被於綿區嘉錫隆禧慈  
訓永光於汗簡

賀親祀太廟表

延祐七年

九重御極太平端拱於中天萬舞奏庭盛禮告成於

清廟群方胥贊百辟交孚

中賀

剛健日新聰明時憲

祖有功宗有德行歷服之無疆車同軌書同文底丞  
民之作義袞冕華昭於日月笙鏞和協於神人崇億  
載之洪基舉累朝之曠典臣等忝司政府肅侍齊宮  
遵豆駿奔仰宣室受釐之慶衣冠稱賀效華封祝聖  
之誠

賀親祀太廟表

天曆元年

虞 集

寶曆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修祀於昭禮樂之文  
海宇均安神人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



具察於民勞，僣戴密繇於天授。慶雲就日，護璽綬以  
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袞會龍章之盛，簫  
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立台衡，依光宸極。群工述職，  
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嘏。

賀聖節表

虞集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  
縟儀游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  
華蓋，煥乎經緯之爲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  
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

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賀正旦表

虞集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  
爲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

綜萬幾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遺。禮樂從容，建用維皇  
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  
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鈞陶。時和歲豐，願保  
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賀正旦表

宋本



泰元神筴天開六甲之端北斗帝車星值直兩刻三朝之旦  
 立政伊始與時俱新皆兩刻中賀 睿智有臨明哲作則萬機  
 初振熙鴻號於紀年九廟載安被龍光於宗黨誕啟  
 用材之路式推澤物之仁臣等身際昌辰首班著位  
 風行雷動賡歌殊愧於古初日升月恒善頌惟先於  
 壽考

賀親祀南郊表

至順元年

謝端

四方于理事天致恭已之誠三年而郊卜日叶用辛  
 之吉功成治定禮備樂和中賀 端拱無為純一不二

示兩刻同疑誤

肇舉明禋之典載嚴升配之文大呂黃鍾音協雲門  
 之奏鎮圭縑籍兩刻輝聯蒼壁壁之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  
 星慶雲之疊見穹示集貺宗社蒙休臣等叨佐清朝  
 欣觀熙事列園壇之八陛幸陪漢時以侍祠陳泰階  
 之六符願舉兕觥而上壽

牋

賀正旦牋

夾谷之奇

位拱少陽仗簇黃麾之曉氣暄太簇祥開青禁之春  
 邦本益隆輿情胥慶中賀 仰遵聖訓參洪政機執中



傳精一之心作貳毓元良之望重明繼照陰邪常遏  
於未形九四在淵陽德克潛於已著茲履端之二云始  
宜介福之孔多某等素乏長材叨居端尹星輝海潤  
莫酬沾被之恩月恒日升第祝綿延之算

賀千秋牋

楊文郁

陽常居於大夏方收養毓之功震一索為長男載啓  
享嘉之會慶鍾甲觀歡溢寰區中賀克哲克明允文  
允武春坊翊善茂隆邦本之貞曉寢問安長奉天顏  
之喜茲臨彌月之節宜膺百順之祥臣等竊備詞官

進趨庭賀幸聞樂府奉重輝重潤之章請合輿情上  
俾熾俾昌之壽

賀千秋牋

袁 楠

心依宸極前星耀於明堂卯為春門大電環於甲觀  
盛德集福至和儲祥中賀體仁法元師古合道温恭  
事帝密輔相以生成問學積躬益緝熙而光大疇咨  
黃髮之彥庸佐青闈之規茂謝誕辰宜膺純嘏某等  
肅瞻儲禁忝職詞林鶴駕陳儀喜承顏於兩殿鴻圖  
衍慶願介壽於千秋



賀正旦箴

虞集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乘翟奉景福於一人  
懽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  
中興五色鍊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  
膺瑤冊之穠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洪禧  
某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歌闡睢正始之  
音萬年室家樂既醉太平之運

箴

綱齋箴

鄧文原

元刻及作及

元坦使君以綱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繹其義乃作  
箴曰

維古哲人德美內植揚休弗矜反躬藏密在易坤厚  
含章可貞明夷後滂眾用晦而明善欲淵潛志無術飾  
辟諸謁襲身章之則彼夸毗者內視歆如迺崇澆偽  
以眩羣愚鼓鍾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人斯瘁  
繫南郭子尚綱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慎獨箴

安熙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



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其微從事於斯是曰慎獨  
自此精之萬物並育豪髮有間天理弗存利欲紛拏  
厥心則昏於戲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銘

簡儀銘

姚燧

舊儀昆崙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表帶三辰內循

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頽仰鈞簫凡今改為皆析而異

繇能疏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

下乃天常維北歆傾取軸槩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

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地平安加  
立運所履錯勒于隅若十二子五環二旋四衡繫焉  
兩綴闕距陪揆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

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

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

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曠攷

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技古陳

未有侔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蘊畀厥羲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姚燧

宋 張珍本 案云 中州 之表作牙



倍元刻誤倍  
西湖本作倍

元刻方誤方

翠岩本子作本  
西湖本作子午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

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兌也環鑿為沼準振漑不洩繚以澮也澮集

正位辨方日子卦也橫縮度中平斜載也斜起南極西湖本再集作再

平釜鑿也小大必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

極入地深四十大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

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吳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西元刻對也

末旋機杖窾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鑿會也視日漏光

何度在也賜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歛驗進退也

薄蝕終起鑿生殺也以避赫曦奪日害也南北之偏

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深五十二鐵勒塞也

淺赤道高人所載也夏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

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

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

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曆不億輩也

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窺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

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

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漏刻鐘銘

集作太史院

姚燧

元文類

卷十七

各德堂



翁  
刻作利  
兩李作翁

靈臺設簾魏以尊元間大呂非其易摯曠善鼓手自  
煩宮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  
昕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圃折柳樊黔首時作  
時獲殄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  
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道此源凝熙  
帝績高義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輟  
響誰其代天言

渾象銘

楊桓

於昭聖皇德惟天希密察乾坤動符化幾乃命太史  
考順求違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基布星次珠輝  
道分黃赤擬議玄規兩極低昂中主璇璣匱方象地  
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術取外圍反而觀之其趣同歸  
體雖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觀天之裏  
合象之背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戶內  
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夙夜睿思先天天合  
後天奉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爲

玲瓏儀銘

楊桓

天體圓穹三辰在中星雖紀度天實無窮天度之數



元刻於作于

環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因星而步推日而得  
月次十二往來盈虧五星參差進退有期判為寒暑  
分為四時太史司天咸用周知制諸法象各有攸施  
萃於用者玲瓏其儀十萬餘目經緯均布與天同體  
協規應矩徧體虛明中外宣露玄象森羅莫計其數  
宿離有次去極有度人由中闕日即而喻先哲實繁  
茲制猶未逮我皇元其作始備實因於理匪鑿於智  
於斯萬年寶之無墜

高表銘

楊星桓

聖人修政惟農是本農之所見時則為準過與不及  
民安究之動措由中聖人授之時在於天術何以得  
制器求之乃見天則日月周運閏餘歲成盈虛消息  
在表斯徵分至既辨氣序乃會朔晦一定弦望由對  
爰演新曆用詔民時百工允治庶績用熙表中以正  
圭平以直不言而諭與時偕極天德芒芒參以明焉  
民生皞皞振以興焉惟昔八尺景促分密為用雖可  
每艱辨折聖皇御極百度惟新乃五其昔其用益神  
表高之法先哲匪憚其顛景虛取的是患表梁上陳



元文類 卷十七 脩德堂  
景符下依符竅得梁景辰精微揆月有方闕凡是映  
几限容光圭表交應器術之密推步之精歷古於今  
斯畢其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皇儀刑兩之刻在其左右  
仁民育物以對天祐眉壽萬年寶茲悠久

太史院銘

楊桓

天厭下土之亂眷求聖哲以作民主太祖聖武皇帝  
應運挺生以神武戡除禍難遂定皇元之寶命累聖  
宵德增功績烈逮今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  
帝稟資聖神自潛藩邸躬率師旅有征無戰天心人

心攸屬攸係及位中國大建都邑任賢使能分設百  
官政教既行乃制禮作樂廟享祖宗仍遣將帥四征  
未臣始統一六合周臨天際端居無爲飛潛動植仁  
惠溥霑民既無事唯夫耕女織工器商貨自勞衣食  
聖慮周悉凡厚民生者無不爲之以農事爲四民衣  
食之本既設有司以董其勤又思爲振舉之務乃立  
太史院以講明天道敬授民時焉至元十三年上以  
循用大明曆久而失當欲矧其制以太子贊善臣王  
恂業精算術凡日月盈縮遲疾五星進退見伏昏曉



中星以應四時者悉付其推演尋遷太史令以都水  
監臣郭守敬穎悟天運妙於制度凡儀象表漏考日  
時步星躔者悉付規矩之尋授同知太史事曆成遷  
太史令以前中書左丞臣許衡爲命世之賢凡研究  
天道斟酌損益者悉付教領之輔以集賢學士臣楊  
恭愷其提絜綱維始終弼成者實前中書左丞轉大  
司農臣張文謙尋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凡  
工役土木金石悉付行工部尙書兼少府監臣段貞  
以經度之凡儀象表漏文飾飾匠制之美者悉付大司

徒臣阿你哥十六年春擇美地得都邑東墉下始治  
役垣縱二百布武橫減四之一中起靈臺餘七丈爲  
層三中下皆周以廡其下面日中室爲官府以總聽  
院政長曰令次同知院事次僉院事以宰輔之重領  
於上者無定員其屬有主事有令譯史有幹事有庫  
局之司左右旁室以會司屬議凡推測星曆諸生七  
十人蒞以三兩刻局一曰推算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

有副有掌曆分集於朝室二曰測驗其官有靈臺郎  
有監候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掣壺正有司辰郎分

位



集於夕室凡器用出納於陰室中層離室以列景曜  
巽室以措水運渾天壺漏坤室以措渾天象蓋天圖  
震兌二室以圖南北異方渾天蓋天之隱見坎室以  
位太歲乾室以貯天文測驗書艮室以貯古今推算  
曆法臺顛設簡仰二儀正方案專簡儀下靈臺之左  
別爲小臺際葺周廡以華四外上措玲瓏渾儀靈臺  
之右立高表表前爲堂表北甬石圭圭面刻度景丈  
尺寸分圭旁夾以連葺可圭上露天日爲度景計靈  
臺之前東西隅置印曆工作局次南神厨算學設位

如上初改曆之議旣行卽遣官四遠測景以相參驗  
若高麗瓊崖成都和林益擬羲和仲叔之命又自上  
都南五千里中若東平陽城鄂吉等州各遣官測驗  
以求遠近之數十七年冬至以新曆進遷官賞賚有  
差十八年頒行之十九年以祕書少監臣趙秉溫遷  
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事明年啓皇太子旨以諭德  
臣李謙撰曆議二十一年以左侍儀奉御臣阿刺渾  
薩理遷集賢學士尋遷大學士並兼太史院事遂以  
二十三年春同進曆經屬共二十一卷仍以餘事未



成者奏以臣桓與其議若曆經曆式等序若表漏儀  
象等銘臣桓既冒言矣又拜手稽首原立院之初序  
而銘曰

天鑑下民亂靡有定孰能一之聖哲受命太祖神武  
始開乾坤勦業垂法以貽後昆續緒紹功剷除妖昏  
逮今聖皇天錫勇智內修法度外遣將帥伐罪弔民  
罔越厥志炎方歸命赦其後至武功告成萬國來萃  
同軌同文重譯奉贄小大悉臣師旅以寧思與萬方  
永保太平黎民定居蕃息生生爲衣而蠶爲食而耕

元刻作克勤  
民雖克勤  
兩元刻

士勸其賢工勸其能關阨夜開商旅通行民惟勤克  
罔適天宜匡之翼之以頌聖思乃立太史法遵黎義  
欽若天道敬授民時教其動作時種時獲教其趨向  
是宜是吉五禮之舉選時爲日代卜代筮不勞龜策  
期措斯民康壽之域民祝聖皇眉壽萬年民祝聖皇  
五福駢臻民祝聖皇億兆子孫七政順軌陰陽調均  
時雨時暘化育秋春蕩蕩巍巍盛德何言天覆地載  
太平無垠

瓶城齋銘

爲淮東憲司知  
事凌德庸作

闔 復



利慾之兵或隳吾城蹂厲之機或發吾瓶墨其守不若脩仁義之干櫓金其緘不若駕聖賢之說鈴若然則城何懼於脫肩瓶何患乎建瓴哉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

本集無六字

本集作稱卓何

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一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戒荒

本集無何字

訥齋銘

吳毅

君子之訥不盡其有餘小人之訥將言而囁嚅得善敏於行近仁者歟是為君子儒非小人儒

蘓氏藏書室銘

袁楠

六學鴻烈代天昭明精思纂微辭以立誠匪事於言不自文西元利奚宣析理日繁直致衍傳謂默足以通絕其知

聞敬焉孰持道焉孰存趙郡氏蘓崇其書楹剖決雲章經緯有程靈根湛虛服習粹精廣以觀萬約以守一迎之莫尋倚兮不躋仰止元聖學海彌溢



虛室銘

虞集

天地萬物寓形太虛何有非實虛則俱無有室非虛何名虛室室有毀成而虛無成無受毀質室之在虛無不加廓有不加室善居室者反同於虛萬古一息

奎章閣銘

虞集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等奉勅刻銘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性日熙迺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

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知許州劉侯民愛銘

李木魯翀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旣終更矣郡縉紳先生田浦城劉興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劉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翀懇讓不獲敢蹟侯行事謨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家政斬然闐無雜謁其在猷爲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揖淮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劇聲容舒徐刃迎而節解吏無稽牘獄無梃訟不尙苛



猛而凜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晏游永典籍

出則賓禮先覺隆獎學校三時旣隙則帥郡屬叩校

官請益經史親爲之倡繇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

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效及終三年諸軍數牧外丘

陵原隰墾關殆盡初郊農貿穀市僧連郡豪徼糴外

關擅輕重以售孌弱胥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脅

糴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糴雖升合以上無敢摧劬民

農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復襲舊至杖大駟數人

法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瘠日至春

穀價勃湧首發私庾大縮價聽民糴募富民粟數萬

鱗出糴市慮糴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閱數賦

與之夏雨戕麥得請出郡廩積年鼠耗鑿米薄價紓

民春夏徂秋無凋瘵者明年荐饑羸孳狼戾請省出

公緡賑之民爲蘓中統抵大德凡所立有司法程討

閱簿書彙帙皮實而據守不踰故勇於拯民而善禦

其害省大核屯田臨潁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人有

說省曰此古屯也可復築之下侯按實之侯按至元

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隆平生息之道也業此皆三



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省不韙以兵民恫疾之狀  
 迭陳不可卒止。宣徽歲遣使征羊馬法三十取一至  
 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今令縣民大書其法於堊  
 壁。患遂止。程約五縣繇賦齊均。凡出錢縣官市物民  
 間曰和買。民產所有猶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  
 郡縣苦督責無敢拒。貪肆者亦陰幸漁獵。雖瘡痍其  
 民不恤。侯深患之。土有均賦之苟無之。抗簡覆陳不  
 允不止。鄆陵扶溝產紅藍。猝不時買萬鉅。時其地年  
 歉而藍霧。民大驚蹙。省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

力請罷之。是不獨仁於許。又有以仁其鄰也。省檄論

囚荆而時荆楚大水。民饑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墊。

省移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獨囿於近。又有

以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而果哀矜惻怛。未始不行

其間。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鹽取解池。齊

鹽止襄舊樹石河之南。堧鑄以畫鹽之法。葉令妄徙

而北。侵襄民近百家。嗾漕屬以其法酷穿之。兩縣飛

狀鬪辯。葉引陝漕合攻襄中。以危法時侯偕省使者

會決之。卒以理摧葉。復石舊疆。民底寧。河南先民踈

元刻作藍  
西湖本作鹽



土曠田價至弱雖有質鬻而契券濶畧鹵莽逮今民  
日生集叢蓁灌莽盡化膏沃價倍十百闢闢滋熾叅  
吏蠹法孔穴焚出至有綿曠歲時而莫之決者侯旣  
清白復詳聽覽而洞情爲佑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  
百數訟爲衰民葛英女嫁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憚  
嚴其舅姑而私竄外者寘家令妻教壻族事如其女  
返魂他屍者歸壻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  
縣詰之情立出民有以計誣罪其同行者訟縣醉亡  
楮緡千獄建人建數十訊不自屢愬州至據地以慟覘

色詐立屈之決囚南陽主婦告奴醜其夫三日死榜  
楚極憖毒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  
簡乎獄供有寃立貫之貫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  
祠桑門羽流雜巫覡囂呷無益一不取齊被精壹以  
走群望靈貺昭荅嘗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  
有擁香拜舞治所者人旣德侯侯善使人而知所務  
長社尉廨僻遠爲創築近郡治使與庫傳徃犴相連  
峙徼循捍衛弭患無形三皇肇立民極令天下通祠  
而舊郡祠陋不構新之崇葺廟學植檜栢六十四本



築室藏書購塑工體先賢貌影自濂溪及紫陽朱子  
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帥家屬厚贐禮去者  
於侯又最豐終讓却之始終銖髮無取及是人益信  
在政擘擘嶽牧風紀屢倚用之軋強鋤暴在人所不  
敢為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下讐伏如甫至談者  
偉異之名聲籍籍上游諸公多譽籍之交剡騰薦不  
一二數士論稱奉法恤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  
者是之侯名天孚字裕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  
書出判東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遂遷許風岸斬立器

豈弟 兩元刻

度凝遠春秋方強摠用未既加忠孝愷悌出天稟能  
以學濟之淵乎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興國名庭瑞皆  
仕焉而已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推先郡既不忍弭  
忘侯德兩公倡率之人彌咨嘆其公云狎既敘其詳  
乃撮而詩之庸翼郡人寥邈之思辭曰  
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孰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饑以寒  
燠我舖我鳴柚於家田墾在野繫我窘躋均恫其身  
膏以雨澤煦吾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  
禮樂刑政誰蔑棄之謂能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



士蒙顒顒侯教載之縉紳煌煌侯勞來之孰匪人哉  
而玩侯法將雍芟之我用是愨善達而施天下之兼  
寧獨吾私一郡是淹車聲麟麟民莫侯攬有堅其礮  
鑄配琬琰鼎鼎其來疇允侯蹟跂予望之其永無極

安氏尊經堂銘

字木魯翀

明明尊經安氏堂之用有儆惕予其銘之於在古昔  
挺起神聖越紹上帝昭我明命暨蒼姬氏四術迺崇  
詩書禮樂順古範銘文武道衰四教崩弛孰其抹之  
天縱夫子龍馬獻圖用著著策吉凶悔吝開我人則

二禪二繼曰帝曰王典謨訓誥明我天常志欲有言  
刑於詠誥雅頌得所神人以和王綱失維列侯遞霸  
其敢僭踰筆討無赦是謂四府其用不窮大禮大樂  
升降污隆宇宙有經終古莫忒民無能名功載人極  
鼎鼎儒者相與守之孰吾堯桀相與培之曾子思孟  
荀董王韓周程張朱以達聖元不息不泯皇衷民彝  
其有能奮立百世師安氏東垣世以儒名味道之醇  
服義之精百氏謏聞寧不有當處宜下陳經無二上  
至小無內至大無外晦不加蹙顯不加泰風雨震凌



元文類卷之十八  
併蒙是屋六籍鳳峙疇非雌伏安父之嗣伯仲叔季  
稗子齟孫繩繩繼繼豈徒藏之斯務明之豈徒尊之  
斯務勤之其徒之賢蘓伯修甫將以所聞往相告語  
多岐亡羊克敬克念無或怠墮請以銘鑑

儼思齋銘

楊剛中

理究斯明為殊為同學求斯詳疇初疇終匪心斯圖  
何彰弗蒙既端爾容既肅爾躬冥疑虛遊視遺聽空  
思而以斯無微不通跛倚踞欹必弛於中矯笑躁言  
必隳而功戒哉無忘惟道之融

終

笑  
兩元刻同

元文類卷之十八

元

趙郡蘓天爵伯修父編次

太原王守誠君實父校訂

頌

賈侯修廟學頌

吳徵

世祖皇帝既一天下作京城於大興府之北其祖社  
朝市之位經緯塗軌之制宏規遠謀前代所未有也  
至元二十四年設國子監命立孔子廟暨順德忠獻  
王哈刺哈孫相成宗始克繼先志成其事而工部郎



元文類 卷十八  
中賈侯董其役廟在東北緯塗之南北東經塗之東殿四阿崇十有七仞南北五尋東西十筵者三左右翼之廣亦如之衡達於兩廡兩廡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門崇九仞有四尺修半之廣十有一步門東門南之廡各廣五十有二步外門左右爲齋宿之室以間計各十有五神厨神庫南直殿之左右翼以間計各七殿而廡廡而門外至於外門內至於厨庫凡四百七十有八楹肇謨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功於大德十年之秋於時設官教國子已二十年矣寄寓官舍不

正其名丞相以爲未稱興崇文教之實也乃營國學於廟之西中之堂爲監前以公聚後以燕處旁有東西夾夾之東西各一堂以居博士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室東室之東西室之西有庫庫之前爲六館東西嚮以居弟子員一館七室助教居中以蒞之館南而東而西爲兩塾以屬於門屋四周通百間踰年而成不獨聖師之宮巍然爲天下之極而首善之學亦偉然聳天下之望遠邇來觀靡不驚駭嘆美其高壯宏敞蓋微丞相其孰能贊承聖天子之德意而微賈



侯亦孰能闡張賢宰相之盛心哉侯之董役也晨夕  
督視不避風雨寒暑措置分畫一一心計指授工師  
莫能違焉陞本部侍郎又陞本部尙書出領他處營  
造事身雖在外心未能忘廟學也至大二年還朝拜  
戶部尙書首詣廟學環匝顧瞻如其家然嗚呼世之  
居官者大率簿書期會刀筆筐篋是務知政治之有  
原名教之可宗者幾何人哉人咸以爲迂而侯拳拳  
汲汲惟恐或後益其資識卓矣侯少時爲憲府屬憲  
長誣其副柄國者仇正直欲置之死數十人皆將連

坐證左迫於拷掠悉附和以成其誣侯與在數中獨  
守正不阿狗淹繫三載卒不變移受誣著籍是得脫  
自戶部尙書而參議省事也會有羅織之獄侯議詳  
讞大忤時宰幾與同罪賴救解以免嗚呼侯之爲人  
如此宜其於聖道儒術深有契也非資識之過人而  
能之乎侯每以范文正期國學諸生徵聞而愧輒面  
赤汗下夫文正之爲文正無他亦曰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耳嗚呼安得人人不負侯之所  
期者哉侯名馴字致道濟南鄒平人將歸其鄉故著

聖山石本作質  
成化補板作識



侯之所以有績於廟學者為頌至大四年三月朔國  
子監丞吳徵敘詩曰

詩十章章四句

於赫皇元澤彌八埏翼翼京師風化攸先

孔道曷明千古日月帝曰廟之以對光烈

顯允麗臣欽輔神孫祖訓是承往聖是遵

相謂而馴而職而職乃基乃構乃墁乃甃

侯祗相言弗懈以虔新宮巍巍有倬其騫

宮墻之西學官爰作我宏爾居爾懋爾學

爾士來游四方具瞻爾則匪遙像貌肅嚴

恂恂賈侯克敦克敏孰挫其廉孰混其畛

一正不阿百折不回族斯糾紛剽之恢恢

廟學之崇天子之德丞相之功賈侯之力

青宮受寶頌

虞集

天曆二年六月巳酉皇太子受寶於行幄臣等拜手

稽首而言曰臣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

先事謂之至德既勅而庸與謂之予賢是皆人道之

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皇太子以仁文之資知

昌黎元和聖德  
詩麗臣頌輔

兩職字元刻  
同

聿  
兩元刻

右十  
章章四句  
兩元刻



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續祖宗之統則躬當大難嬰  
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而無變  
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處固有樂  
道忘勢訢然無爲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  
有而卓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  
易而觀於乾龍之象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  
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知退夫而仲尼之贊上九曰  
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不能及此噫仲尼發

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聖代宗社生  
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戲盛哉臣等幸以文學得備  
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

於穆皇儲文武聖明於赫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  
既明既健神交意孚曾是修遠帝載龍旂其行遲遲  
萬民綏來皇儲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  
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無游塵肅肅鑾車通宵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母卽安次于郊垆垆有豐草雨露旣渥

綏  
元刻後  
西湖補板亦  
作僕



差垆於牧繁纓濯濯皇儲攸止百靈具扶群臣受詔  
奉寶來趨維時范金龍光上燭匪舊以新景命攸屬  
寶來自南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有友有愛以承武皇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  
各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  
子孫千億

駐驛頌

字木魯翀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卽位修明世祖皇  
帝隆平故事以故東平忠憲王之孫司徒忠問王之

子拜住丞相中書至治元年詔若曰忠憲弼我世祖  
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其勅詞臣卽王所有范陽采地  
朔南康莊碑之昭示悠久冬刻銘旣完十有二月丞  
相承詔藏事歲凡犒工勞衆郡邑無所擾饋賀無所受  
天子遣使牲牢之饗秬鬯之禋數異禮隆不一而止  
父老聚觀或至感泣明年春正月帝幸涿州至碑所  
重瞳凝竚顧瞻有懷秋九月幸易州還丙午帳殿碑  
垣之南駐輦御殿上顧丞相若曰汝祖考之績之盛  
世載帝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



西湖本亦誤至  
依翠岩本改

元文類

翠岩本亦湖本大

備德堂

德故也丞相頓首謝翌日既旦太官饌已上步自帳  
殿御金椅座碑右丞相稱觴獻萬歲壽從臣以次進  
觴天顏和怡甚久迺去丞相諭獬曰皇上眷我祖考  
至此不刻以至則未有以稱汝其銘之獬祇栗奉命  
用敢敘曰

太祖皇帝開創大業忠宣王孔溫窟哇太師魯國忠  
武王木華黎佐佑神謨拓定疆宇繼世國王皆著大  
功忠憲王繇國王世胄年十有八嶷然以鉅德大人  
相世廟統六合舉百度底雍熙仁覆天下以垂大猷

以迪來哲皇上念垂統之艱難守成之不易懷往烈  
慰股肱聖度淵深非一介臣能闕萬一敢即所聞見  
以獻頌曰

赫赫聖明嗣大寶位祖武斯繩昭我皇制慨想先正  
孰佐我家奄奠八紘帝業以華昔我太祖疆理萬國  
忠宣忠武功高輔翼雷雨方屯忠武汎掃華夏之民  
國王蔭葆巍巍世皇幅員既同弼成治隆忠憲之功  
奕奕世憲虎變莫測年未及冠烜著明烈端冕正笏  
不動色聲俊傑在職儒碩在廷何昧不昭何墜不舉

雋  
西元刻

元文類

卷十八

七

備德堂



何絕不紹何遠不睹二十一年間再秉鈞軸天極地蟠  
孰匪亭毒至元始終中外人心大耄齟齬童統慕至今  
編四之刻  
天日清明終古莫晦柱石廟廊宗社永賴相國今誰  
忠憲胤嗣民之望之忠憲是繼克繼克庸滋益光大  
一以至公熙我天載帝謂侍臣丞相之賢家世所因  
其勅詞垣于忠憲勛大侈以文配永河山以竦見聞  
涿鹿范陽王有采食山川蒼蒼北拱帝極蛟螭盤拏  
大鼇負之德音不磨神訶護之六龍翱翔馭日霄漢  
再狩郊坰目此銘篆淵鑑昭回駐驛永懷廓清煙霾  
以霽九垓從臣焜煌千乘萬騎能不激昂以勵忠義  
世世夔契生此德門君臣道合豈徒示恩忠憲來雲  
源源裔裔臣頌茲刊丕告無既

馮侯去思頌

顧文琛

皇帝卽位之明年詔地官攷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  
數之繁者陞為州置賢守臣以幸百姓於是越之諸  
暨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為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  
以貴近臣為之守猶或不振輒報聞罷自唐以來越  
為雄藩諸暨為劇縣尤號難治侯始至州訪民疾苦



知姦猾爲民害由是嚴爲之禁里社長有藏匿者同  
其罪姦猾望風引避民賴以安鄉胥舞文虛增稅石  
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令民得自陳訴積年弊  
欺一旦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侯至悉禁  
戢之亦無廢事有以私謁莫夜禱於侯者侯輒斥去  
之邦之士喑喑稱廉侯聞笑曰廉士大夫常分也廉  
耻道喪久矣吾豈詭衆哉吾求以不負吾所學耳凡  
豪強撓法者必痛加摧抑無少假借旣不逞則群怨  
之侯不爲動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

聽之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  
荒田失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  
人遮道請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  
所至弊衣徒步以察微隱其所以訕姦豪而伸孱懦  
者甚於爲州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  
比也或曰班固序漢循吏五人而龔黃爲之最如龔  
黃者獨不可爲侯比乎僕應之曰漢循吏易能也馮  
侯未易能也漢郡地方千里太守秩二千石考最者  
輒入爲九卿次不失爲三輔位尊而權任專故其道



翠岩本  
元刻無猶字  
西湖本有

易行其化易成而其事可勉而至也今自州而上有  
會府有部刺史方伯連率而知州官五品秩不滿五  
百石制其權而撓其政者非一獨馮侯毅然不為利  
疚不為勢詘斬於必行其志然則龔黃為馮侯之所  
易馮侯為龔黃之所難烏可比哉眾皆譁然稱善則  
相率請為文以頌侯德頌曰

最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眾在今為劇帝披輿圖  
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弊衣  
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為政循循于于惟姦是屏

西湖本補板環作  
遂翠岩本作環

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水雖清我行惟潔  
堂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懽呼  
更相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  
侯既來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荐饑水利田功  
乃懋乃司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唯命  
我民有言侯母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  
孰祀侯德百世不躓視我茲刻

敷徐  
翠岩本西  
湖補板同

翠岩本磨  
西湖本成化補板確

贊

魯齋先生畫像贊

王 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  
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  
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  
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  
同符者也

書畫像自警

劉因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  
如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王允中真贊

劉因

齒未老鬢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雖衰顏  
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石丹心砥柱中流。  
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幾禍一身。然  
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不優耶。

質齋贊

蕭 剡

國子助教祁君子京。以質名齋。自爲記。且銘之一時。  
宗工秀人。題詠盡其義矣。齋人蕭剡。掇其遺而爲贊。

曰

上古聖神。仰觀俯察。旁及鳥獸。取象維八。書契干戈。

本集災禍身下有  
固可爲戒四字

成化補板亦誤齋



控成化補板作控  
李岩本作控

登降控榻化成之具於焉以茁巍乎煥乎重華位陟  
文命誕敷懋昭大德視民如傷于湯有光姬情孔思  
謨訓洋洋經緯三極時維至文世變風移覆其質云  
世之謂文古所無有游夏言行昭昭可考絺章繪句  
錦心繡口充棟汗牛世用曷取蔽天之明室人之靈  
繇政迄廣既斯以成卓哉祁君矜世之病質以自居  
求盡其性如彼流泉載浚厥源彼華彼實載殖厥根  
如賁尚白循循勿勿立德立言成已成物

晦庵先生畫像贊

吳徵

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胷恢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

臨川野老自贊

吳徵

身形瘦削春林獨鶴眼睛閃爍秋霄一鶚遠絕塵滓  
大同寥廓自鳴自和自歌自樂

李秦公畫像贊

程鉅夫

歷觀宰輔久無儒者潛龍羽翼公乃大雅帝曰舊學  
汝遂相予真儒之效此其權輿熙運方開明良起喜  
如龍如雲如魚如水任以天下可謂大臣勞謙得士

起喜兩元刻同



清靜寧民想其風采金玉珪璧賜之畫圖式是百辟  
豈惟丹青盛德形容尚友凌烟黃閣清風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虞集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

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虞集

公姓幹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

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

為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廿兩九刻二十卷曰論語小

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

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

至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

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其州僅存

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

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

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象欷歔流涕不能去求

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學盡撤其舊而

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玉倫都嘗以



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為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象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墜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象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為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象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自贊畫像

虞集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歆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大象圖贊

虞集

皇帝畫大象圖賜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



錫元刻亦誤

其承命裝演而寶藏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直自南域儻革鏤錫路車是服維皇在輿游目於式任重持安眠力知德燕閒以思寫之凡格天章龍文臻妙造極嗟爾微勞尙軼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包犧受圖布畫遠取不遺以咨神易擬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贊與世作則

橐佗圖贊

虞集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不居其康輯乘爲郭有服維佗

西湖本作乘

戴兩元刻

礪肉戴載戴嘒戴毳旃帷房倬輓輦鞞軋軋千里載泉于橐

黃頭羔裘騎引顧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竹手著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績稷于邦式廓

裹糧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靜修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雲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

鼓瑟之聲於裕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

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

不常有也然而一見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

西湖本作雅

畫像集題下注  
云先生姓劉名因字  
夢吉容城人至元中  
蒙裕宗召為贊善  
辟善學士皆不拜

本集無而字見作  
馮



本集來作萬

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  
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耶

默庵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本集題作默庵先生畫像贊注云東平安氏

寤寐乎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關西

三鱸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仲之一壑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玄酒醇而嗜慾薄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於默庵之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威如蘓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本集重作作疑重為是  
本集故作胡若安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千雲精深  
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郎中蘓公畫像贊

歐陽玄

本集詐作誰  
西湖本居

維子寧父為名卿士其心塞淵如古君子既合於古

詎諧於時職是正直弗究厥施居舉也嗃嗃在國諤諤

屹如長松矯如一鶚蚤以讜言屢忤權相晚著惠愛

足食邊饑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自造秀

遺像儼然不亡者存九原可作孰敢吏雲

潘雲谷墨贊

李 洞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屈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  
居熟道人曄然開電日松雲化石石化玉崢嶸寶氣星  
積漢燭貢之奎章月在積龍光淋漓九宇福

李節婦馮靜君贊

王士熙

古之稱節婦人者不特織紝組紉而已良人不天未  
 亡殆存出生氣於寒灰之中死者得受生者已傳其  
 家嗚呼馮氏百世猶誇考

蔣氏所藏西湖書院本有此文

初六日校

元文類卷之十八終



